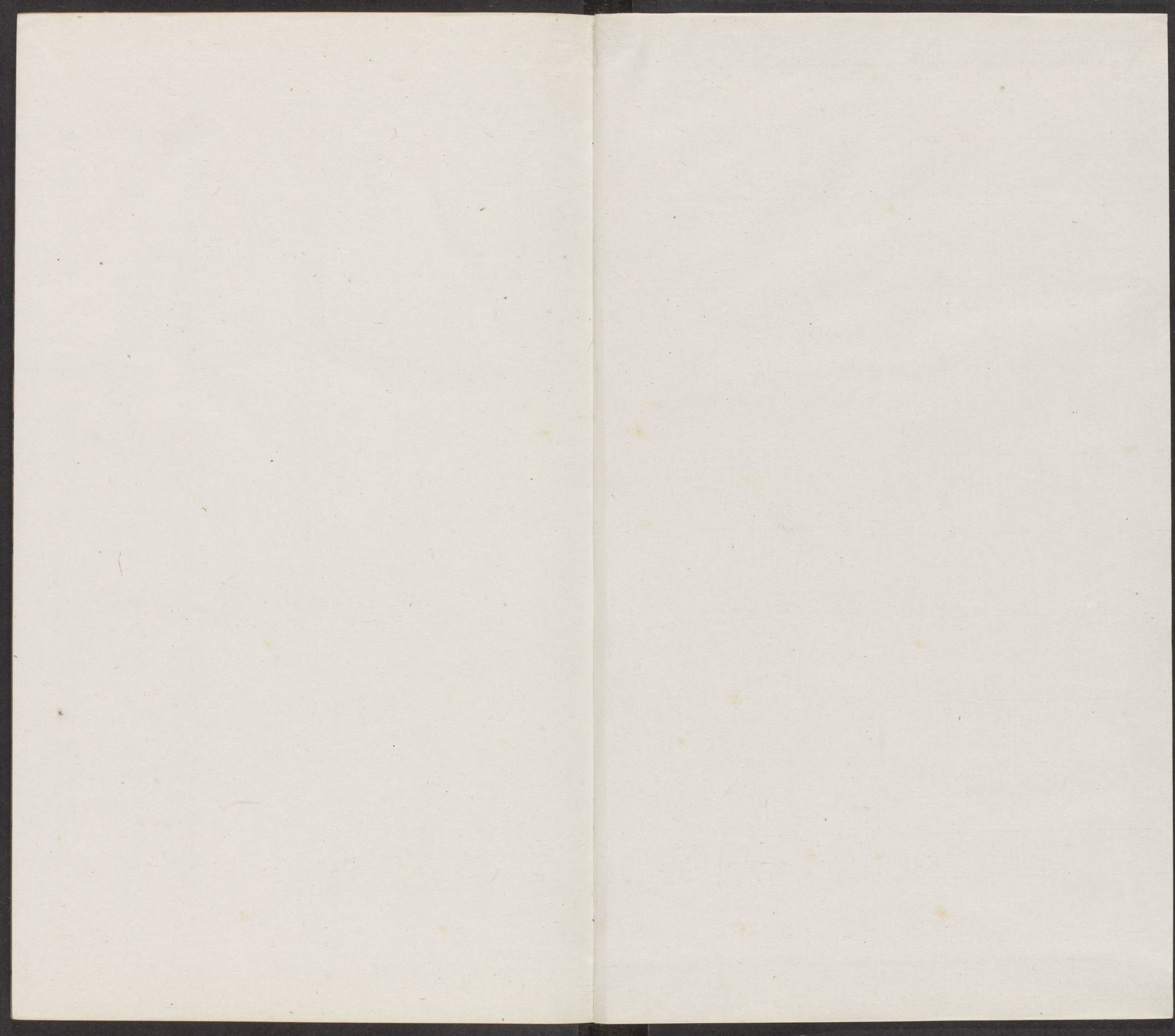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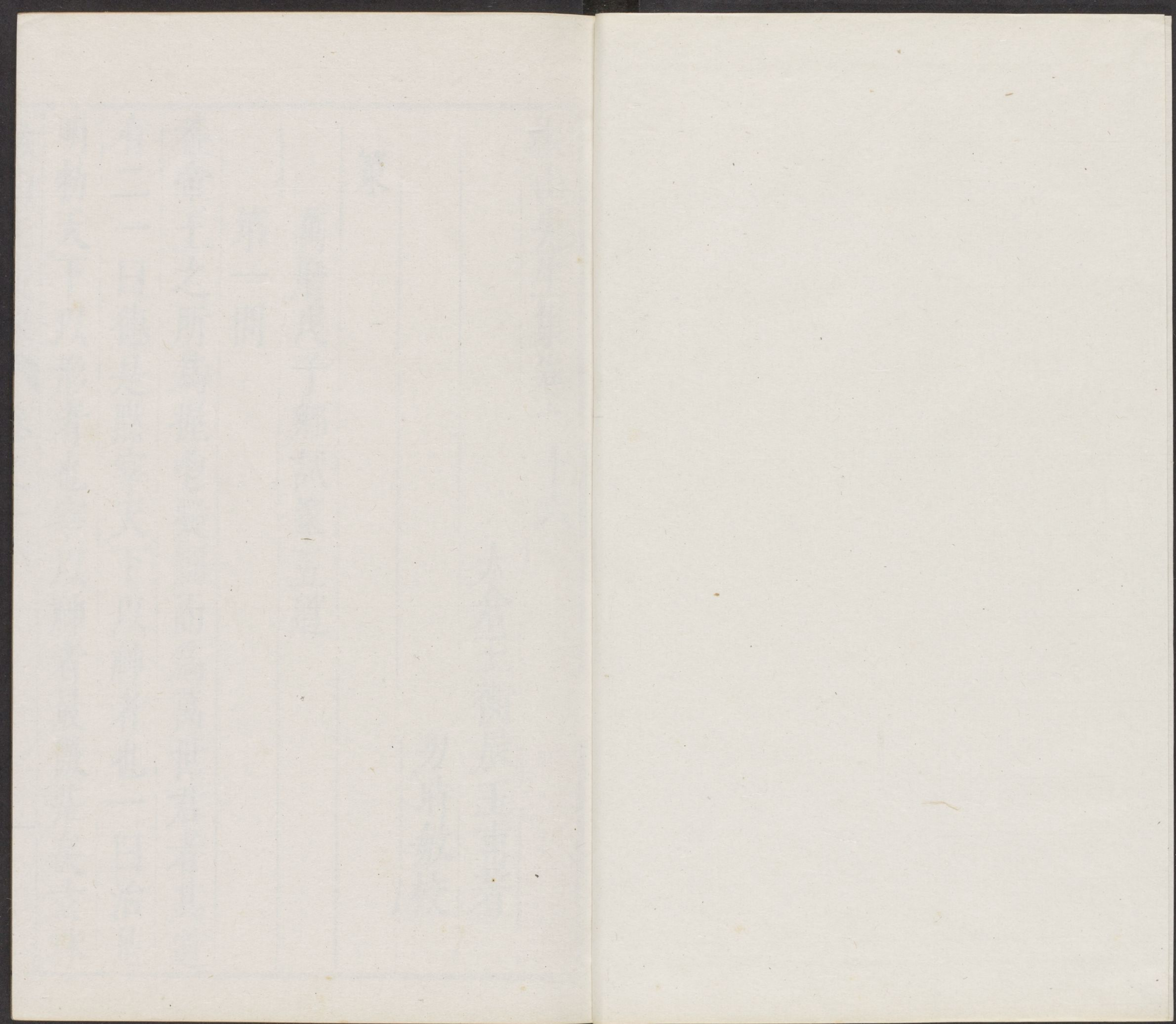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6 1940

14

T 5427/1122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策

萬曆戊子鄉試策五道

第一問

蓋帝王之所為握鬯凝圖而為萬世君者其道
有二一曰德是默宰天下以神者也一曰治是
明勅天下以形者也宰以神者最微茫矣玄珠

在握碎而瓦礫故修德之道在務學宰以形者
最嚴密矣隄防在梁壞而敝筭故飭治之道在
勤政是故左圖右史學之文也銘心滌志學之
實也條法申令政之文也朝省夕計政之實也
人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世雖泰寧不能無疵政
而苟必先語學以坐忘語政以恭已非盡允恭
之主則以導之于惰耳蓋自三五道隆之時孰
不廩廩于學與政哉而皆此憂勤一念爲之主
持彼崆峒綠圖之事事不經見者不具論如書

所云學古訓者終始典學者蓋學尚矣而其究
歸之制心則學與心一之效也又如唐虞所稱
兢業于萬幾矢歌于叢脞者蓋政尚矣而其道
本之垂裳無爲董仲舒申之以正心正遠近之
說則政與心一之效也夫學固虛明中物也至
于政則粗矣就如虞絃夏絃亦芻狗糟粕也將
事政歟則遺心將事心歟則何能無濶畧于政
乎蓋聞之人君夫也心其斗柄而天之樞也天
行至健斗柄斡之故九野十二次其森羅環映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者奔而附焉人固動稱曰天何言哉又曰北辰
居所而不知其至動者乃所以爲不動者也以
是承天以是首物則先天下而後天下謂之君
也必矣而心其可以一息惰乎危微而後蓋有
我
皇祖諭宋濂之言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如
魚在水中雖不免跳躍終亦不越範圍大哉王
言是且暮遇堯舜者也乃復扞其心得爲觀心
記道衡論而時以勤政自勉

成祖承之則集聖學心法及正心解而時以怠
政自戒蓋七葉遞降而廣聽于經幃矢箴于敬
一者若出一源也肆我

皇上以冲齡嗣位而師保聖言羹墻

祖訓夫旣揭書經序于座右矣夫旣書當省戒
者十六事于

宮中矣而緝熙之德不衰綢繆之計彌切乃復
以

養心

省心

思政

樂志四亭命輔臣箴之是其保明德如昏逾撫
綦隆若桴杙符玄運于於穆而並至德于堯天
者於皇哉不啻盛矣薄海內外皆能頌

天子明盛非待愚生也無已則以規進夫萬物
招招以射一生驕奢淫佚固順于耳目卽有善
萌焉而暴難勝寒咻能破傳心得無有失養者
歟絲爲綸綸爲綍雷電之下唯諾若桴詢之人

則彌匿其是持之已則益重其非心得微有不
省者歟怨咨遠于萬里奧濶隔于九重卽有法
家拂士捲舌不敢言卽有密機重務叅籌乃敢
進政得微有未思者歟太常薦樂大官薦味廐
芻上駟宮籍美女日盱長夜而擊鍾者不敢節
也將無所樂者非所志歟臣故欲

于日
上上之務學修政者皆先正心而正之之術在

御經筵何也義畫禹圭驟列于前非不肅然拱

揖而不敢肆也乍而離之此肅然者亦次第而
消落矣師箴保訓驟入于耳非不悚然動容而
受戒也久而狎之則此悚然者亦解散而不屬
矣故愚以爲莫若勤經筵所謂經筵非若今日
故事大臣鵠立史臣跪坐而進再拜而退斯已
耳其道始有四昔者呂公弼以舊弼而勸講楊
時自小官而說書程頤尹焞以布衣而特命今
之執簡捧席者自一二侍從之外何寥寥也隆
興之朝馬騏講乾卦至羣龍無首而上曰旣居
其極則當然曾公亮講詩而上曰國風多刺譏
殊欲得以爲戒今芳規具矣而危亡之苦辭何
其闕然也元祐之王論蘧伯玉不如史魚之直
猶有與王賞諫之風焉今之陳微言于黼座者
其亦降氣和色以風之乎蘇軾之進講也首陳
六事今金華綴講之後其亦有撫古指今哆口
及時事者乎誠于茲四者設誠而致行焉于陳
經說史之中旁開懸轂止輦之路言必窮於三
復思必通于兩心有理之不紊則啓之沃之有

政之不恪則稽之詢之君臣之間此發一疑彼送一難洵如家人父子咍嚶反覆而不厭其詳也則非但天君靈虛靜如止水出入起居戒于刀劔政教號令嚴于著龜而始乎難卒乎易康淫之志輟精明之慮生卽夜分讀法鷄鳴御朝而樂此不爲疲矣循斯以往光明懿鑠之業且可以兄堯舜而弟商宗二百年之

祖德其亦有無疆之休哉語有之計事于朝者三而得一計事于宮者五而得一計事于寢者什而得一蓋敬肆之辨也敢以是爲

聖天子獻

第二問

夫天漠漠耳渾渾耳乃其所爲醞釀萬物旁薄衆宜以相煦拊者惟此陰陽之精而陰陽之精不可見也每見之五行是五行者乃天之用而與人主爲權者也謂天有喜乎有怒乎天蓋高矣謂天仁愛人君姑爲是以悚惕而警動之則天與人猶有二也夫人形也天影也影立而形

安逃焉是故禹之政首修六府曰金木水火土
穀此六者麗于氣者也而何以爲修箕子之範
首陳五行曰金木水火土此五者殺于天察乎
地者也而何以配之貌言視聽思若是拘拘哉
若曰人之于天也無之而非是也屋漏而天入
焉動盪而天徵焉若鑑中之景先至五臟之脉
必徵誰謂不合哉自後世愈求愈遠脫經而言
緯于是有夏商周以代相克之說又有夏商周
以代相生之說又有六德五運終而復始之說

一、陰左陽右稗陰稗陽之說蓋紛紛藉藉不
可更僕數請卽而論之有有形之五行物方生
方死有消歇而無變化人因從而生之死之區
區方位固惟人所置也乃至無形之五行則其
剛柔上下曲直聚散之名不立卽其四方中央
之位亦不立其千百年以前千百年以後曷從
而測之諸子之言未免以數測理以人謀天此
星官曆師之說而君子所不道也我
國家二百來號稱盛治乃

皇上又以神明之德覆之夫既靜于安瀾矣而
比者顧西北赤地東南污池雷火揭竿風霾蔽
野厲氣所中十室九空蓋藿食者心恤恤焉梓
慎禪竈之術緼而不敢習敢卽五行五事之說
而以意徇之試徵其咎者有以事應有以類應
有相沴而至有相囚而至何謂事銅山涸泉刀
壅五金之用狼籍而不收名金遁萌者折喬者
天以之高章華而締靈光名木遁溝洫不修輸
洩不時鑿水道而汎龍舟者爲水遁絳紗百院
崇飲絕纓而司烜司燎之史缺然名火遁三壤
不分斥鹵不治而崇怨於丘陵名土遁何謂類
几席燕私之間厲有所溺中局外鍵鎗者不可
復鎔其金咎歟恬于桑雍之釁而或滯于從繩
之化孤其根而萎其枝披其枝而傷其心其木
咎歟恩澤濫于宵人頤指竊于兒豎渙散而無
統流蕩而不收其水咎歟呈其中晦窮其外明
躁動而不居四射而不專其火咎歟瘠不能遂
百昌輕不能載四極漸且塌圻漸且隳崩者其

上咎歟自是而木沴上上沴水水沴火火沴金
金沴木又自是而弱水生曲木曲木生晦火晦
火生鈍上鈍上生頑金相尅相生而災厲之氣
滿宇宙間老無年稚有殤孳死者如望矣今之
世不幸有此而弭之者又無術何也古者年不
順成則君衣布搢木琴瑟不御迄漢而猶諄諄
命列侯可佐百姓者上之勅賢良文學直言無
諱其兢兢于五行之應如此蓋父母之過其子
也卽未必盡子之罪而必曰我罪伊何文曰於
我何哉人君之所以事天者殆亦不嫌其詳與
慎也乃今大官不減膳赤甌不受書而五行之
說盡置之弗講其山澤錢布溝洫之事則諱其
說以爲粗反唇而謝不屑其蜀鐘鳴商弦絕陽
燧方諸相感召之理則又逃其說以爲誕閉目
而曰不敢知甚至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
殺驢馬紕厲矣而一切托之堯水湯旱祥桑雉
雉之適然遂人司燿邗人柞氏土圭之職不修
至急務也而一切擬之焚虺沉玉土龍芻狗之

不必然如是而欲歌薰風頌華日使萬民熙熙財求阜器用利老死而無札瘥也胡可得哉夫古所稱祝融勾芒五正者乃五行之官非直有無影響如羶羊罔象之屬也故昔者顓頊御寓則狡虫立殞放勳浴德則天吳辭盈燧人改火則腹疾其蘇段湯自剪則虵蠃流蔭禹鑄九鼎則魍魎消斲皆五行一定之理有是事則有是徵的的可據豈浪語哉夫今之災也其或召之也既召之而苟復遇災不懼重以衰慘愁鬱之氣癘災而留之至于陽驕陰伏偶者爲常而猶曰五行與人不相關也則愚所不敢知矣

第三問

天下之事有已然者有未然而必然者其已然者愈久愈敝將潰敗決裂而不可以收拾而事大則懼深於是有所相顧而不敢以獨任者焉其未然而必然者興亡治亂之機介不能以寸而機隱則疑滋于是有所相阻而莫敢以先發者焉失幾而事失事而亂此肩重任鉅之君子無事

輕于鴻毛有事重于泰山庸人之所笑而哲后之所甚急也今夫天子有天下之業下而及于卿大夫庶人亦有一身一家之業孰不願保守其堂構使世世無傾圮哉顧其榱棟晏然之初貴在墨守有徹垣毀棟以自失所據者非智也然而高岸必谷深谷必陵百年以後未有無事者乃既招翹于風雨而尤捉斷椽破桷以爲先業尤非智也故否則傾之蠱則幹之方盛將衰之際守成之哲王且凜凜焉而况于有盛之名有衰之實者乎蓋自古相臣曹參稱賢王安石稱不肖而愚有不敢隨人是非者焉請論之方高帝之創漢也蕭何以刀筆佐之所補塞幾何而參顧畫一守焉斯時匈奴強彘惠弱果當飲醇不事事乎迨未幾而洛陽少年遽爲之痛哭此非文帝之積衰而參之貽憂于文帝者其尤也方神宗之勵精也安石以經術佐之新法紛紛病民而其保甲顧役削宗藩之祿者功蓋弗可沒矣迨後元祐諸君子盡撤其舊而無救於

熙寧之禍則非特安石之釀禍而諸君子之矯過於安石者抑過也蓋任事難言矣有畏首畏尾中持不決而托爲顧慮此畏事非任事也有不病而呻無疾而慨出身納智嘗試而未必效者此喜事非任事也夫任事何以難也用人難也蓋豪傑之難爲世用有三以其器駕之才逸而出於繩墨外則難自許過重所效者一不如其言則難器小于才功高於識沾沾自負而形人之不能則難世之不能用豪傑者有三其有功則妬口攢焉其無功則蝮吏議焉則苛擯而不能用以寸瑕而掩連城或以浮華而棄本實則賤用而不能盡或折石畫以盈庭之議或羈逸足以中制之權則始用而不能終嗚呼如是而復厚誅安石巧托曹參幹蠱傾否之任將安所於寄也蓋世之當事者類有三弊亂萌見矣而曰未必在今日泄泄然已托後位則人孰居其前是其過曰因循藉口于解繩之理而不顧民情不察事宜令出而人稱不便是其過曰

變通懲羨而吹鑿進寸而退尺重足而不敢矯
步是其過曰懲創所云變通之過則曩歲庚辛
之季是矣用重典以行新法急如束薪察如燭
淵苛如聚蝟而天下囂然有鴻鴈之嗟

皇上一旦剗易之以太和百執事奉職惟謹豈
更有舞文浚民如昔時者而猶未底帖泰何也
毋亦懲創于變通過而入于因循也歟今之事
其最不可因循者有數端隸銀潢之派者至以
一事而空九府之藏今且百相負矣百相欺矣

我忍視其弱者之化爲餓殍而猶冀强者之不
爲吳楚也此尚可以支數世乎天下日輸而邊
爲府九邊之賦日輸而虜爲府乃執戈登陴之
士不得噎半菽也此尚可以寄緩急乎他如金
吾緹綺明知其濫衣冠而縻官餼也而法阻于
城社邊營之客兵明知其驕悍而侮債帥也而
威損于脫巾東南賦額詭虛成實者明知其日
重一日而有索瘢之嫌西北田庄入于中鎗外
戚之籍者明知其齟齬良民而有投鼠之忌豈

今之天下盡無俊傑識時務者耶蓋鑒之覆轍矣
搖手於牛毛之法而以寬大收人心其究也
斤斧弛于體髀戒心於操戈之後而以退讓養
清和其究也太阿授于私門于是弱植者不勝
多美者不斷積弊成弛積弛成擾逡巡進退而
天下事不可爲矣彼曹參者幸而生漢初耳倘
在今日則瑕釁萌生摧折立見必且以其身爲
禍始顧安所得清淨寧一之名而稱之吾故不
願今之當事者效法安石而深戒

廟堂之上無右曹參也

第四問

夫名之于實也蓋猶響之于聲也懸鋒而趨響
必及之人能匿形不能匿影故曰名者實之賓
也賓與主不相離吾務實耳已何事而好名名
且至矣又何事而求名名且與實合矣又何事
而正名蓋觀詩之咏作人也曰譽髦斯士周官
小宰弊羣吏首列廉善而知名之所自始也然
而當其時白屋之士裋身不失則自鄉而貢之

曰俊士由俊士升于司徒遂曰進士卽窮阨下
邑朝修于家而暮獻于庭非必獨弦哀歌以賣
聲名叩角彈鋏以求知遇也則求士于古者名
而實非名也墨綬之長果有惠政于其民天子
親問俗焉則錫以茅土庸以車服非必有反風
負虎之事一切詭異而後受上賞也則計吏于
古者名而實非名也彼清任和之名自夷惠尹
始蓋進乎成德哉至春秋時而若達若藝若勇
若禮樂者孔氏之徒有專稱焉若直若惠若智
若仁者列國之大夫有令譽焉卽械樸不如標
枝騶虞不如野鹿而要之能者不讓不能者不
躡蓋古道猶然未亡矣夫何一變而名與實爲
二又一變而以名棄其實又一變而以實匿于
名故韋布之士有州里稱高者有變姓隱身者
有設席而爲人師者有隱迹終南而負多能之
譽者豈盡無頌隱耶而叩其實則以山林爲市
朝以恬退爲進取朝辭松菊而暮玷檄書者有
矣其縮帶之士有增戶口爲天下第一者有起

田數千親度頃畝者有建畫田法上勸農議者
豈盡無循吏耶覈其實則或以塗蔽爲長策以
窺矚爲精神鷹傳鳩羽而過蒙功賞者有矣當
斯時也而苟徒採譽髦之聲課廉善之績天下
且無真士而况滋僞如今之時哉今之飾名者
蓋甚多端有瞋目露齧持名之短長以爭名者
有繩趨尺畫守其故步如金甌以保名者甚而
有遮藏頭面突梯滑稽跳于名之外以逃名而
實以取名者蓋其好之者愈甚而其爲術愈巧
矣吾將求之貌而彼以山鷄冠鳳冠將求之言
而彼以鴉質爲鸞聲將審其所學而彼以跣口
誦堯言將察其所以而彼以巫師假禹步問之
鄉黨同里無譏評也問之學校博士無月旦也
問之丘民黔首且結舌也問之監司薦剡且吠
聲也此非但黃鵠之與白鳥而抑亦芎藭之與
藁本矣孰從辨之哉夫汞死于爐而飛于爐者
真之必反也故真似貴審鍤亂金者也明者鍤
之晦者金之故明晦貴審玉壺必求其所以盛

于將必求其所以斷否則碧璫含光勿貴也故
才諳貴審雖然名實之相混猶爲古人道也若
今則不必飾實以爲名第以虛聲相喻張以勢
力相搏擊顯然指黑爲白而莫之如何矣故今
日之急在先正名高自標許指據九野以國事
爲嘗名爲躁進不名爲事功羣植黨立譏時好
訐龍鱗未嬰炎山先託名爲奔競不名爲節義
橐金四馳請謝賓客長箋尺牒諛詞滿紙名爲
養交不名爲融通儇調滑澤不可方物言論蠶
涌睫藏于心名爲機巧不名爲敏達拳曲傴僂
見人傾吐刺刺軟語與時陰陽名爲妍媸不名
爲謙退鰲行人後不露頭角忍詬而就其安名
爲選悞不名爲老成貴調和而賤擊斷重體面
而輕是非有奸如山勿犯也名爲市恩不名爲
忠厚綉其槃悅望門獻技游大人以成名名爲
借勢不名爲求益懸車入里把握公府或時假
公義以快私圖名爲橫飛不名爲意氣舉動不
典交與非類箕倨罵坐而稱酒人名爲無賴不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名爲豪舉夫如是則名正矣而乃本之實意以甄別而風勸之某士也賢其果實然歟則不難以特薦起之卽不然亦以殊禮待之尊爲鄉先生縉笏者勿得先焉如是而士之趨實也譽髦皆膚敏矣某吏也賢其果實然歟則不難以殊格用之卽不然以璽書勞之命爲良牧守監司者不得制焉如是而吏之趨實也廉善卽治績矣善哉乎陳垣之言也士生三代以後惟恐不好名古之人有游揚以進之于名若司馬徽郭有道者蓋真知天下所奔走者莫如名而執其名之權易人之假以用之于真則士且漸而趨于實審如是也兔葵燕麥化爲嘉禾而蹇驢駑乘皆可及遠矣孰謂名之果無用也

第五問

自古天子封建列國以藩屏畿內而畿內亦有提封千里可以出賦可以足食天子取其一卿大夫取其一士民取其一戰取其一守亦取其一要亦可以充然自給而不借力于諸侯蓋禹

綱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區別九州定爲五服其甸服入稭入秭入總入粟有差地以漸遠則其賦亦以漸輕彼其重責于甸內如此蓋京師天下之所根本而四方所耳目也一方惰而天下之人惰一方侈而天下之人侈蓋風之所自始也且也惰者不能自食侈者不能自給將必天下勞以共其惰天下敝以共其侈心病而足病是亂之所自始也乃今之
京畿得微與古之甸服異乎自我

國家奠鼎

神京析爲十六府以象古之四輔地不儉于千里而民之肩摩踵擊者戶口不減于江南顧乃地不田人不農仰而待食于東南東南彌困而京師彌奢卒也

京師又非獨富也此何以故也愚請縱而論之畿內之所入者或不能顧其出孔而爲竭澤之漁

畿內之所出者或不能顧其入孔而爲漏卮之

洩夫是地也固古所稱天府之國也當燕之孤
峙北隅則常以富强雄諸侯矣及廬龍范陽等
軍分鎮于唐彼其時亦皆競甲乘栖糒糧此豈
盡陸運川輓坐食天下耶蓋亦斥鹵可耕丁農
可戰以內守而外攻庶幾先王之遺法耳故虞
學士之請墾瀕海田孫大夫之請墾京東地言
諄諄不置焉而今也水田之議隨復報罷且並
其可黍可粟之地而罷之使彌望皆白沙黑壤
胡虜可以鳴鏑馳騁而無塹隔也一過也昔者

燕趙號爲歌舞淫靡之所而昭成一奮用以摧
齊破胡如拉敗葉今僕僕壯士不用之擊射戰
鬪使可應弓而弦而乃屑越其精神于鬪鷄走
馬之場耗磨其雄心于什一錐刀之利又一過
也古者訓民以禮帛非不足于衣而勿命不得
服飾車駢馬非不足于御而勿命則勿得乘况
京師被服王制甚熟而化誨所最先者乎乃今
不名一伍之長而服擬于山龍黼袞不掛半通
之綸而室華于流丹結瓊是天下之大蠹也又

一過也徙木之信商鞅且變之今教之田不可則棄其成功教之禮不可則毀其成約塵飯塗羹可謂戲耳謂王言與國體何又一過也夫

京師之民不知耒耜爲何物東南之百姓削脂腴血以事之宜亦少知愛矣而來如錙銖去如泥沙終歲之刻鏤竟日之綦組以當一笑而或不得彼豈非人心歟倘亦有所風靡而然者歟夫禹貢周官以甸服供王賦而無不足者非獨其民之所出多蓋其君之用少也太宰以歲要

攷歲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日要攷日成王之玉府一切玩好賜予之物無不掌于冢宰而民勤耕作以供之故不患不給乃今則朝廷之上宮禁之中未聞有紕衣孳領以爲天下先者而鄴侯巷伯又幸有所出入上下以飽其壑欲于是禽獸食人之肉土木衣人之帛絲人不足于夜穀人不足于晝寶珠文貝輕羅弱縠無脛而至于宮而司農莫敢程多寡法吏莫敢按奇贏廢其什九而不知其存者什一亦良可太息矣夫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主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以已竭
之力而供無厭之心以無盡之民而逐有涯之
費金與粟爭貴朝與市爭富俗安得不侈而民
安得不困歟吾故推

京師與東南所以兩病者其故有四而望

聖天子加之意焉然愚所爲惓惓者非獨欲

皇上布袍澣濯如漢之文宋之仁已也惟斷乃
可以行其仁惟斷乃可以成其儉蓋墾地良策
也而事所以迄無成者奪權貴之故壤而予之

貧民必且流言上聞而事機中格勢所必不行
也節用美德也而迄不能堅言節者損涓人之
橐囊以寬百姓將欲啓于逢迎而情窮于請乞
勢所必不裁也夫天下

天子之天下也

京師侈而恐不止于侈東南困而恐不止于困
語云世有兩不足之病無兩不足之理試權

宮與府之孰重孰輕民財之孰貴孰賤與二三
大臣熟議而亟返焉使

神京廣于入而東南又約于出一舉而安兩方之民泰山而四維之曷足道哉

萬曆己丑覆試策一道

問康節先生學術淵源何如

夫天下一道而已道一聖人而已自道術不明而天下乃始分曹而議聚徒而訟則俗儒之論而非所以論真儒也彼自三代以上含醇抱璞之士默成象語成爻咕嗶爲下躬修爲上可名者下不可名者上顧安得學術之名而稱之師

無異敎家不異俗自馭夫維婦以至天子世子所絃歌而誦讀者初無二門又安得淵源之名而稱之學術者自孔子以後昉也吾孔子雖杏壇章縫之會響如振玉而實未嘗別門戶於老聃師襄也雖洙泗日星之訓揭若中天而實未嘗私衣鉢於子思孟軻也惟世之異學漸出黨枯竹護朽骨以詞氣相擊排於是淵源別焉迨漢之季而支又分支黨又立黨據皋比者私帳中之業承函丈者躡橋下之踪闕市爭名同室

讓利而學術之爲世害甚矣至於有宋道統大明而猶未免於異同彼此之見若邵康節者乃必求其學術淵源而自陳搏穆修种放之輩而來愚謂此以宋儒論康節而非康節之真也何也康節之學出於易也而易未嘗有淵源也易之淵源則出於天地矣列於陰陽而殺於萬物矣宇宙間升沉聚散飛潛動植得失悔吝莫非易也其或升而沉沉而升始終互換倚伏無常變化不測以推物類人事莫不皆然者乃所以名易也銅山崩而蜀鍾應春氣至而室木芽人心動而鬼神鑒聖人所以作易也待我而生待我而死呼動九天吸動九地冬冰可造日馭可廻凶可吉而失可得者聖人所以用易也邵子未敢斷其能用易也而易之理莫明焉世之艷稱邵子者往往稱其皇極經世中所謂元會運世帝皇王霸等說謂其析理精而取義廣不知此直邵子之粗耳邵子之有皇極經世譬易之序卦說卦可以見易之廣大而不可以盡易之

精微所謂精微者何也自庖犧氏一畫而易之理
盡矣邵子之書繁稱極論皆一畫以後事也其
灼見易體者莫辨於詩而詩又不必工蓋天下
凡匠意經營而成者是爲後天若絲之必比竹
而竹之必不同於金也其觸景觸念率然而哦
者是爲先天若穀音之孕萬聲而天籟之響萬
竅也邵子之詩蓋嘗直指本體矣曰一念不起鬼
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豈非萬世學術之
祖虞廷之執中而孔門之一貫乎是物也無形
質無階級所謂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
舌自嘗舌無味故其詩曰玄酒味方淡太音聲
正希物物皆真頭頭是道一腔之中雲行乎雨
施乎鳶飛而魚躍乎故其詩曰人物類不同情
理安有異見前卽是也以足卽乖家人嘻嘻飲食
衍衍而容于于而步徐徐天下事畢矣故其詩
曰眼前自有好田地世上豈無平路岐恍惚混
沌之中最初一念如石火如電光不暇思維何
勞揀擇來不可逆去不可追故其詩曰中間夢

子好光景那得工夫。有語言縱之橫之上之下之而邵子之易見矣。蓋易者易也。依古以來有以易爲曆者。有以易爲律者。有以易卜筮者。有以易養生者。以爲盡易。勿非也。以爲非易。尤非也。如女媧截笙。天龍吐圖。羲和授時。首山鑄鼎。而內亦以修身外亦以治天下。不執之皆道。所謂易也。如京房。郭璞。劉歆。魏伯陽之徒。各得其一節。以自好在我者。以爲重器大寶。在彼者直以爲腐鼠土苴。執之皆事易而實非易也。大抵道無不在真。若碎盤示白。兒隨人所取。先操一物則不能更攫一物。而以他手往則物物皆我有也。若康節所謂以空手行者也。彼謂邵子爲駁雜者。穿鑿者。別天於管外。而窺日於牖中。陋矣。陋矣。雖然此猶未失邵子也。若陽尊邵子而不敢議。而心昧其淵源。至於邵子之縱橫上下參錯顛倒。以明不拘者。而一一泥之。如虞必修仁。夏必修禮。則其理支其說迂。皇極經世。曾不若堅白同異之辨。而奚以邵子爲故。貌尊邵子始失。

絳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邵子矣然則邵子之學術數耶理耶曰數隨理具豈有二也昔邵子問於程子曰今年雷從何處起程子曰起處處起邵子不應知起處處起而天地人物古今寒暑之變盡是矣此時雨之化莫逆之機程子不容復辨邵子不容復應而世乃謂程子竟以是難邵子爲數詘於理之驗與以耳食何異吁此可與知易者道也

萬曆辛丑會試策五道

第一問

帝王役羣動綜萬品不患人不堪任當究所爲受之任者不患已不能斷當窮其所爲傳之斷者任天下者衆爲政以衆爲政者我爲政衆離我而自爲衆則叅伍之主孤而我離衆而自爲我則剗割之主孤爲人主者何苦以吝權失權操一筦之名而處兩孤之實故明主不奪衆權非爲衆也爲我也粵觀唐周彼其四岳所疇咨六官所攝治紛焉各有其權而君之權安在哉夫明試忱恂則其君之權矣故欲委人以權者

當先知臣本無權如月借日以光乃日之所借以自繼其光也而又當知委權者之未嘗無權如日分月以光月不能分日之光也其道在易之太太之二包荒憑河與共濟焉太之三艱貞無咎與共保焉臣以任事爲忠上以任人爲大而臣主之道畢矣名家者流斷斷操威福以法術駕馭羣臣彼其所操之術卽唐虞未必廢而其駕馭之心非也吾使之自盡則有不得不盡者使之爲我盡則必有不盡者况我操權也太苦則必有人焉潛易之以甘而吾漸釋漸狎而不可復收則以地節建武之君勵精刻覈而反爲恭顯輩開便梯也况唐宋之季主又何言哉列代以來求其有領提綱挈之美無弛啣竊轡之虞者莫如我

高皇帝其罷中書而任六卿非疑中書也蓋熟察乎上易知下易使之說而善用之者也中書之地密密則含吐難窺六曹之事顯顯則是非易執吾治明不治幽以天下事顯與天下人謀

之而顯以天下之謀斷之如是而已矣我
皇上含靈體睿夬夬明斷實與

皇祖同符顧朝常何以昔振而今隳民情何以
昔愉而今瘁士俗何以昔完而今窳則愚請以
規爲頌語有之君疑冢宰則內史重君疑內史
則宦官重人主之意漸內則人主之事漸外蠶
蚶蝨賊在內之內則耳目手足在外之外吾以
人備人而備備者司其陰吾以我代人而代代
者握其鍵欲機而防之不得鼎而調之不得蕩

然不知誰謀誰斷誰叢誰借而且柰何哉故今
日之事第使其總攬甚善而吾恐其勢之必不
能總也卽不兼任未卽害而吾恐其後之不復
能兼也且

皇上之吝權者尊權乎天漠漠耳惟其暄之則
日鬯之則風濡之則雨而天始尊有如日之而
不暄風之而不鬯雨之而不濡則天無權其勢
必將釋日而別求暄釋風而別求鬯釋雨而別
求濡而天愈無權今之謁不報叩不靈疑鬼疑

神者數年于茲矣世且謂深宮重席之上漠乎其不能爲禍福者也抑有其禍福者而非其禍福者也天下之大勢于于焉落落焉必且擇便而走人主孤立于上而吾夫夫之明斷安所傳焉故兼乃所以獨也分乃所以合也奚而昉也說在魏文侯之論齊桓也曰賓湏無善烹飪管仲善調和則其臣之力也雖然羹已熟矣而君不食誰能強之則亦君之力也君實有權臣于何有愚願合宇宙之羣心羣力進熟于左右幸皇上試濟嘗焉

第二問

治天下者使天下事得官官得人兩相得而天下治矣人而責之以職則可以振其弛然廢然苟且惰窳之心而使之精于職之內人而縻之以職則可以杜其囂然淳然飛揚躁動之心而使之不淫于職之外是職也者固曠官之功令而亦侵官之糾墨也今夫治室者陶者瓦木者斲磚者埴而總之則主人之室也行舟者絳者

途篙者外柁者中而總之則主人之舟也使天下而非主人之事則使前可却亦可且前且却徘徊而失路亦可謂其爲人主之事則柰何教之若爲若不爲天下泛泛無一人尸其責而禍且委之誰哉故古人重守官以典冠者之愛主也而猶以爲侵官之害甚于寒也以出淖者之濟主也而猶以爲離局之奸大于功也夫豈惟侵是患職之內職之外如兩權然此昂則彼低故古人慮曠于侵慮侵于曠所謂守也我

祖宗立官以來絲聯而碁布各有司存每以功罪隨職守以賞罰隨功罪使人與官相符而不離人內而顧其職夙夜勿給也何遑外侵曠之生侵也侵與曠之相尋而未有已也則自今日始也密勿政本美印而不卽予猶曰重之已漸移之臺省又漸而撫臣矣而憲臬矣而郎曹冷局寢者十七八矣推而不報者且釋其營職業之心盼盼然如冀朱衣一領于電光燭影之下而反以罇俎爲傳舍也外而代署者且挈挈然

朝東暮西甘以身爲備而聽胥吏之所左右又不知誰罇俎誰傳舍也其主爵之吏日以溫詞頽面謝積薪之勞臣不暇而何暇于覈是非其部下之與臺阜隸亦且故且新乍賓乍主送往事居之不暇而何暇于飭功令

皇上其以今天下爲無事耶夫以今昔之勢一也昔人專之而不足今寧兼之而有餘昔人浮于官而不足今寧官浮于人有餘則勢必至于曠一人也又執矩又執規又檄上又鼓下雖

聖智不能則曠者其勢也人情莫不樂以處後自寬而留一目自解矣夫誰而肯與人首事之功結人未成之局則力可無曠而每自處于曠者亦勢也上叢雜而授之下叢雜而効之下苟且而塞之上苟且而課之責以見在跳而他曹責以他曹又匿而見在卽職曠而不能以曠誅者亦勢也至此則吾不憂其侵官也而且憂當官者之不能官也不憂其離局也而且憂在局者之離于局也一人兼數事則定不能收一事

之功一官擬數人則定不得一人之用勢所使然曷足恠焉妄意

皇上必不以天下戲也倘其有疑乎往者士氣蹶張每不疾而呻妄爭於職之外故惡其侵而務困之以所不暇侵夫欲困之以所不暇侵則莫若使之不曠吾以中書還中書以六部還六部以臺省還臺省以郡縣還郡縣而職不曠矣則以中書責中書以六部責六部以臺省責臺省以郡縣責郡縣而職不侵矣不然曠不已而侵侵之于外尤可言也侵之自內不可言也其究將使舂饌賤隸秉鉞而觀軍容宮市小臣執易而譏覆餗舉朝如棲苴浮海誰與據職爭者其遂將與此輩共理天下乎則愚之所不忍言也

第三問

夫諫之難也非逆而拂之之難順而迎之之難也非以君心迎君心之難以我心迎君心難也非使我忘名難使君兼忘我名之難也夫臣事

君猶子事父父一日有過爲子者一日不得比
于人而何暇言名臣愛其名君獨不愛其名乎
故孔子之稱五諫也嘗曰吾從其諷然亦有不
得已而用直者痛哭談笑一以吾君爲幾君有
欲無以欲揭之君有短無以短暴之君好名且
以名收之君好術且以術道之其幾之未動也
嚶嚶然若手引織絲出潛鱗于深淵之中而不
敢震搖也其旣動也若兔起鶻落急起逐之而
不敢遲回也吾求吾父母之無過而已故非至
誠不能知幾誠不至則或以吾心之勝幾而迎
君心之疑幾於是憂憂然相鬪相守牢固而不
可解則今日之事是也憶數年前士氣常張矣
乃矜然爭鬪其捷不羞雷同聽者厭矣言者未
厭

上若曰是囂囂者爲名高也爲徑走也吾第度
而置之非久則倦矣於是合詞留卑詞留諫留
者又留欲于今日而以一言當

上心何術而可夫言者豈惟是寂寂數行紙要

惟是箭鋒相觸之機俯仰頓笑間足動人耳今
九閣天上聲氣杳然卽左師蹒跚之景茅焦趨
鼎之容師丹青蒲之泣姚崇控馬之辭奚自而
効之則言之路不旣窮乎夫使言之自通而窮
者臣之罪也以罪爲名臣之所不敢出也顧有
知言之無益也而不言鳩集龜藏容頭過身者
欺也知言之無罪也而言詈天指影躋踐而無
諱者欺之欺也微探喜之將芽也逆而攘之則
喜激而轉爲怒明知怒之已遂也悍而格之則
怒錮而不復喜下不待辭之畢而自知爲故紙
也上不待覽之畢而已待爲故紙也蓋公車之
牘不出而諫草已無脛而走曰吾姑留此片語
異日自解免而已則臣不能自信其心而欲以
信

上之心實難欲以自信其心則請先決其名譽
富貴之網而後可以籌國事國事不同其父子
夫婦之際難以顯爭故周昌屈于留侯蠹政害
民之事或可顯折故鄴侯屈于楊炎一宮事一

府事也納祿辭官司馬光行之神廟頗動主心
留正行之光廟祇成主惡亦以一宮事一府事
也今之宮事何如哉吾淺而言主鬯分桐之事
不足警聽卽深而言偏衣玦珮之事無乃啓之
途焉計當且緩且急以保護爲羽翼而至于湯
火之民命則固可以號籲而請也且

上之所以與羣言齟齬至此者倘以諸臣左攝
名右攝利有輕士心乎則莫如示之以重當今
外庭闕失歷歷可縷數使樞筦大臣率其屬叩
閤惕號各以不得其職言各以不得其言去舉
生死去就之權皆不得以縻我上之輕者或轉
爲重而後宮庭之事覘密旨之所向而爲之權
或疑不勝慈則當如鄴侯以身自暱而動之以
黃臺之詠或慈不勝嬖則當如留侯以身自外
而微感之以商山之遊未必
上之真不悟也不然而徒以頰舌爲感填耳之
玉可勝旣乎

第四問

夫同寅協恭非世所稱臣鵠哉而後世以同爲
詬病且謂非國之福者何也其說在易其同者
如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其利小其睽者萬物
睽而其類同其利大人所甚患者以脂韋茅靡
之同而托之協恭之同又以樹標立幟爲不同
而不知其同猶之乎脂韋茅靡之同也夫同不
同豈以迹哉寅恭以事君則同爲美德同以比
人則同爲惡德苟其寅恭也同固同矣異亦何
病于同哉夫精察之與長厚也如枘鑿然投則

兩合善謀之與善斷也如樞輪然得則兩利尚
通之與尚法也如韋弦然矯則兩平異之有病
于同也則爲國之心未純而寅恭之誼雜也吾
尚論唐宋諸臣如婁狄王寇皆此知彼彼不知
此然婁公竟唾面引罪王公且以中書爲樞密
畫勅無忤容其東漢北宋諸君子不幸與小人
迭進迭入不得展布固宜而趙鼎張浚俱稱賢
相乃亦始合終睽代爲宵人驅除者何也蓋盛
世君子爲國其中耦俱無猜而叔季君子猶未

能無我有我則自有一種名魔入而據之名心
據其中其志必滿其氣必盛其辭必溢非但國
家大利大害不能洞見肯窾而百世以下尚能
使耳食目論之夫顛倒非是而不自覺吾試畧
論之東漢以誅宦者爲名陳仲舉爲之宗南宋
以恢復爲名張德遠爲之宗有一人焉雌雄其
口則太丘以道廣譏史浩以懷奸擯此爲同否
張儉孽由已構所至破數家無怍色卒稱名士
德遠符離之敗宋祚促數耗矣而言者猶盛誇
其功此爲同否元祐紹聖間雖曰道否而當時
賢公卿易喜易嗔喜則楊畏可援爲腹心嗔則
程頤蘇軾可互目爲僉邪范純仁累足而遠遷
蘇頌囁嚅而太息此爲同否同心未化則以君
子繼君子步迹而踵之亦效顰之妍也以君子
附君子望的而趨之亦慕羶之志也以君子攻
君子貸手而歐之亦反噬之態也加膝墜淵旣
逾本質白衣蒼狗俄復變遷君耳乍佞乍賢人
心乍彼乍此使小人得乘其勢而蹈籍之吾涕

然自烹而小人曾不出薪不亦悲哉今天下泛泛朝著營營目睫似于同也卽其翹然自以爲異者而吾以爲猶然同也人臣所事一君所立一國惡自而有異事機各宜識見各別又惡得而不異惟其諱異也則有門戶有門戶則有崖岸亦有風波有羽毛亦有創痛此爲由彼必爲距此皆由則彼必皆距舌劍在前墨兵在後駟天下而一人之是同本非族類也或偶附我而不能辭或久附我而不得辭或假人名而人借以入旋束我以名而我不得出則好勝之局已成陷敵之械漸熟籠蓋之策愈巧羹調之力愈分此其爲君子小人正未可定也故爲國家同亦可異亦可異而終歸于同爲名者異于彼同于此究必同而復至于異上下古今同異之故如觀火矣惟包荒朋亡不見人不見已非同非異而後得尚于中行今天下誠有公忠爲國之君子乎又何必標而後從幟而後立以脂韋茅靡之變局而托之和衷之名哉

第五問

天下無百年無事之國也聖人不能使之不變而常及其未窮而變故治安可以長久乃後世之救敗也往往于已然不于未然方其始也燕哺子母烏具雌雄匹夫之言輕于鴻毛而一旦長戟指于闕下雖吐握邀之而不得可勝嘆哉夫治亂之徵如五臟之癥結甚者先見周弱于封建而交質爭田先漢危于外戚而掌兵叅乘先東漢壞於甫讓而五侯十常侍先唐衰于藩鎮宋弱于夷狄而安史契丹先當其兆見而救之則可不亂及其亂之已成而救之則亂已不可勝諱矣秦之廢封建宋之釋兵權也天地再一闔闢也自此天下當無有矯矢而問鼎舉甲而請君側者則其權且漸在君已雖然在臣有臣之害在君有君之害在臣恐其外重在君恐其內重我

高皇帝總龜百代衷而立法大要使之中外相制輕重相權如中書與六部叅樞密與五府叅

綴如連鷄錯如犬牙所爲慮外者詳且甚矣而尤詳于治內左右帷帶非但不使與聞政事兼有讀書識字之禁以杜其亂萌其嚴如此故二百年來外庭卽有狼如卓奸如瞞者亦熟視而莫敢誰何卽其間戎狄匪茹劇盜叵測要以根固枝屬能羨沸而不能波搖苟我無貪功喜事之臣謹備而善調之猶可不至決裂我

高皇帝之所爲啣楸謹而界限立也惟是深宮尺寸之地天子不能與羣臣楚楚對面而

高皇帝治內之法不可以久持顏情稔則有不容不假之色顰笑親則有不容不食之意絲綸含吐威福掌握則有不容不受之太阿二正之季誰爲妖孽使天地雖刺而鍾簣震驚者非若而人耶而其兆已先見矣乃今則固有不止于兆者欲礦則礦欲稅則稅束郡縣之長而寇令之請捕治則捕治請罷遣則罷遣輦珠貢費者相屬珩楊接摺者亦相屬山澤盡矣農投耒商抵璧矣偏重至此天下已戛戛有亂形特未動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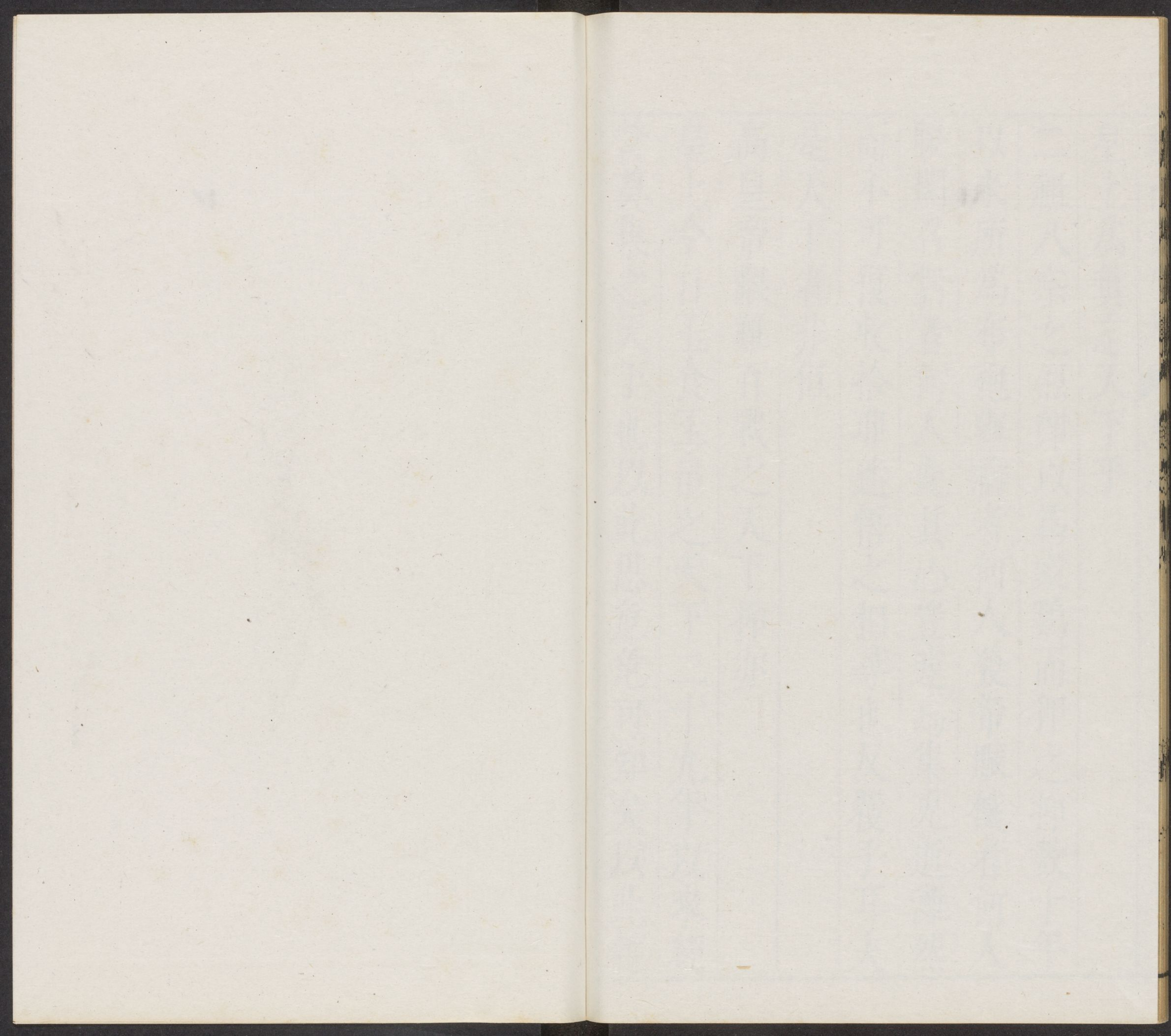
此時而欲救之不亦難乎夫天下事憤極必激
激則悍悍則反反則傷如徒曰救亂而已奚但
東漢諸君子出萬死一生爲宗社誅蝨賊卽訓
注叔文之流所執豈盡無名而卒以身殉亂以
國殉身者何也則救之所爲乃敵之所起也秦
越人之決疽不令疽人見刀煦煦然拊其背卒
而一痛輒已君子之所爲隼獲而墉全狐蒐而
城安大奸距脫而天下宴如者其必有道矣治
夷狄無以夷狄視之馭璫寺亦願無以璫寺視
之大凡待同類宜平待異類尤宜平待同類者
當示之同舟遇風之義使不吾貳待異類者亦
當聯之同心一體之中使不吾角帷幄之臣當
爭其密無爭其顯以愛名譽之心愛朝廷守土
之臣當爭其大無爭其細以惜體面之心惜百
姓或以黨治黨鬪虎而倦之或以利間利豢豕
而牯之于徐宛轉待其包魚然之氣倦而徐收其
權之所歸庶幾救世有萬分一乎雖然愚言而
至此也欲痛哭而已噫矣愚敢以我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皇上爲真忘天下乎

二祖八宗之烈卽以爲家鷄而狎之抑數十年
以來所爲布袍露禱者何人發帑賑饑者何人
暖閣召對者何人此其心豈遽烏集兔逝漣然
而不可復收拾耶迷悟之相尋也反覆手耳夫
是天下者非但

高皇帝艱難百戰之天下抑亦

皇上今日玉食玉帛之天下二十九年以來經
營莫集之天下也以此思危危可知矣以此轉



11

11

